

# 《黄金时代》：我们今天怎样谈论萧红

□李墨波

导演追求讲述的间离效果，结果把感情也间离掉了

在观影之前，我有一些担心。担心影片戏说情感，八卦野史，用那个低俗的三角恋的故事来消费萧红这个名字；或者诗化一切，无视时代的苦难，一味寻求小清新的民国范儿，站在一个时代意淫另一个时代。欣慰的是，这些毛病电影都没有犯，无论是情节还是台词都严格地遵照史实，少有戏说的成分。但是它又偏向另一端，犯的是另外的错误。

李楠的编剧可谓“严谨”，片中所演内容全有出处，几乎无一处是编剧自己的创造。那些曾经在各种回忆萧红的文章中出现过的情节和细节，原封不动，拿来我用。

萧军从延安回到西安后，恰好碰到萧红和端木蕻良从房间里出来，彼此相对，十分尴尬，胆小的端木怕和萧军起冲突，跑到聂绀弩屋里帮他刷身上的尘土，为的是讨好他，好让他从中调解帮忙。如此细节，大家一定以为是编剧的想象，其实不然，此细节来自于聂绀弩的《怀念萧红》，原文如此：“我刚走进我的房，端木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充斥全片，甚至连演员的台词都是照搬原文，在梅志的《忆萧红》中，周海婴说的是上海方言，于是在影片中，虽然父母讲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周海婴却奇怪地讲起上海方言，而鲁迅的台词，几乎完全出自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影片完全舍弃了戏剧性的营造，所遵循的线索不是人物情感，也不是戏剧冲突，而是萧红的大事年表。也许编剧觉得这些碎片化的大事记无法连缀在一起，于是加入了演员们面对镜头的讲述。这一招可谓“讨巧”，每当叙事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对着镜头说明剧情，提炼中心思想。所有叙事上的漏洞，都可以在这里打上补丁；所有故事无法给出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交代。那么丰富复杂的内容就在演员们面对镜头的独白中一笔带过。导演甚至让萧红自己在影片的开头自报生卒年，故作到不忍直视。

这样的创作态度不说懒惰，至少是畏缩。面对一堆传记资料，创作者们保守无为。

自知无法从这些碎片中营造出戏剧性，编剧返身回来，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只求呈现，不加判断，不仅在人物的是非上采取中立，同时也没有情感的立场，全片呈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指向不明：不指责，不偏袒，不控诉，不煽情。

拒绝煽情固然是好的，但电影毕竟是诉诸情感的艺术，在讲述的态度上可以克制和理智，但在情感上一定要有立场，不偏不倚绝不是电影应有的态度。

这些萧红人生的散乱碎片，彼此并无情感上的联系，浮光掠影，不痛不痒，剧中每个人物也都是点到为止，毫无神韵。导演追求讲述的间离效果，结果把感情也间离掉了，使影片难以积聚起情感的力量。面对萧红如此悲惨的一生，观众竟然无法动容。

剧中人物直面镜头的讲述，意图营造出一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和间离，主创们号称这是他们的影像实验，但这样的手段着实老套，被很多电影使用过，用得好的如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可谓神来之笔；用得不好就生硬造作，失败的例子有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用故事片伪装纪录片，既不真实，也无戏看，显得不伦不类。

电影本身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需要用整部影片去建立起观众的幻觉，追求的只是情感的真实。但《黄金时代》却轻易地抛弃掉戏剧性，而去模仿纪录片的真实感，选择了一条最错误的道路。

人物传记片虽然依然依托真实人物而成，但也需要血脉贯通，全须全尾，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影史上那些成功的传记

片都自成一统，不需要人物原型做扶手。用舒婷的《致橡树》作比，传记片应该是作为一棵树的形象和原型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而《黄金时代》则完全像是缠绕在萧红原型上的藤蔓，必须要有萧红真实的人生做注脚，不了解萧红生平，恐怕理解电影都困难。

传记片贵在神似。精神上接通了萧红的气脉，只知恪守史料，小心翼翼，呈现出来的却未必真实。

很遗憾，《黄金时代》是一部无魂的电影，电影并没有从萧红的人生中梳理出她的精神脉络。关于萧红，电影可以讲述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论萧红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



想要了解萧红，必然要从她的短暂的人生和她的文学中去寻找

萧红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当时描写农村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她笔下的乡村，力透纸背，让人难忘。不迎合诗意，却又不失韵致，不粉饰，不夸张，是时代的真实见证。

第一次看《生死场》时，完全被她描绘的残酷农村震撼到，她笔下的农民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这小说既有梵高的炽热，又有蒙克的恐惧，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大胆喷溅的色块、粗犷的笔触，就那样脏脏地刷过去，在一堆拉扯的线条中，依稀能分辨出狰狞的面孔。这面孔有痛苦的撕咬，更多的是空洞僵直的眼神。这是旧时中国广大农村最常见的那种面孔，完全丧失掉一个人的高贵和丰润，他们如风中被侵蚀的枯树，如严寒中苟且偷生的动物，他们紧紧地贴在贫瘠的土地上，忙着生，忙着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你很难相信，这样的小说居然出自一个23岁的女孩之手。萧红是那种天才式的作家。所谓天才，他们眼中的世界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眼中的世界天然地带着情绪，或灿烂或灰暗，总是弥漫着浓烈的调子。他们不需要再费尽心思，通过技巧把眼前的世界陌生化，他们天然地具有再造一个世界的的能力，他们一出手即为巅峰。

萧红天生具有用语言捕捉自己情感和思绪的能力，看她的信件，那么纠结的情绪，居然都被她说得通通透透。她的小说大多是自传性质的，她完全凭借才华写作。她最著名的

两部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小说的结构和技巧上都不甚经营，完全是凭着一股真气，凭着自己的天才，硬生生将那块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捧在读者眼前，元气淋漓。她的文体是天才式的，在其中隐藏着她对世界的观点和态度。她虽然不以思想和理论见长，但是她用直觉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世界。

萧红的小说中充满了苦难。这苦难到底从书中弥漫出来，浸染了自己。萧红的一生正像是一部她自己写作的小说，女主人公尝尽世间艰辛，不幸早逝，整篇笼罩着悲哀的调子。萧红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从她的文字来看，她开心的时候少，愁苦的时候多，她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变故，始终无法安顿下来，她疲于应付，筋疲力尽，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无法解决吃饭的问题，要打起精神来同饥饿作斗争。丧母、男人的欺骗和背叛、疾病缠身、弃儿、早逝，她几乎遭受了一个女人所有的苦难。上帝给了她多少才华，就给了她多少苦难。

生逢动乱的年代，在新旧更迭之间，必然要付出代价，而萧红正是那牺牲者。她遭遇的种种苦难，大部分都拜时代所赐，最后让她殒命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不是身在香港，如果不是时逢沦陷，她也许不会匆忙地去世。一个时代留不住属于它的天才作家，这是这个时代的可耻和悲哀。这时代并不黄金。我的生死场在你眼中成了黄金时代，其中的误会会有一个世纪。

· 争鸣 ·

观其一生，我只感觉到深深的悲哀。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身为女人的悲哀。如果电影要从提炼出一个主题，大约总脱不开女性的独立。

这也是她在文学创作中反复述说的主题。她作品中的女人几乎全是悲剧的命运，她在作品中不失时机地为女性鸣不平，力透纸背，让人难忘。不迎合诗意，却又又不失韵致，不粉饰，不夸张，是时代的真实见证。

她追求女性的独立，冲破家庭的羁绊，但恰恰又因为独立得不够彻底，重又陷入困境。在她身上呈现出这个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她有女人的天才和缺点，有着女人的刚强和软弱，她见证了女人的苦难，探讨了女性的自强与自毁。她让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唤起我们对女性的悲悯和尊重。

萧红就那么仓促地离开了，无声无息，匆匆忙忙，萧红生前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早逝，也曾有过生命易逝的苦闷，她在诗中这样写道：“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不然丢了你，怎么感到有所失？”

从呼兰河到青岛再到上海，最后到香港，萧红一路向南，匆忙地走向死亡。临近生命的终点，她在最南端，回望北中国，回望呼兰河，回望自己的童年，写出她最优秀的作品《呼兰河传》。

如果没有文学，她只不过是当时中国众多悲惨的女人中普通的一个，悄无声息地生，悄无声息地死，正是这些光辉的文字，让她在匆忙路过这个世界的时候，摇响了属于自己的铃铛。

■新作点评

## 复杂乡村的魅力展示

——评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 □李超

在当前剧烈发生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形象正处于一个明显的重构期，但是中国电视剧和乡村现实的距离却越来越大，和长于乡土叙事的当代文学相比，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确已经被时代和生活远远抛下。

但就近年来的创作来看，一些农村剧屡屡出现以下现象：人物符号化、片面化，人物关系虚假，人物对抗壁垒分明，人物矛盾缺乏生活的逻辑性，作为一部以第一书记下乡为题材的乡村剧，《马向阳下乡记》没有囿于创作惯性流于表面，说教僵化。该剧首先描绘了一幅复杂、纠结及不乏妙趣的人物形象图景。马向阳高、富、帅，热爱风景甚于工作，做事能拖就拖，随便承诺，但关键时刻却又高度敬业，等等，这些都表现了复杂的现代真实，围绕他又有一个处在“善”的困境的人物关系网络：曾经在城里做包工头如今落魄却不甘落伍的农村“奸雄”刘世荣，八面玲珑得意逢迎追求小私利却渴望秩序感的多情“智囊”会计梁守业、高调强势能干机智重情重义却经常撒泼耍赖的留守“女汉子”李云芳、自诩伟大美貌矫情多事却不乏善良的村中西施刘玉娟等等。这些主角甚至边角人物都是复杂的结晶体，淳朴与狡黠、愿景与现实、欲望与尊严纠结在这些人物身上，所有人物的出场都具有扎实的历史背景，并带有当下乡村历史的病灶，有落寞、有强撑、有脆弱的浪漫，人物日常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冲突推动着戏剧进程，衰败乡村的夕阳余晖沉淀在人物身上。

复杂生活的呈现首先需要辨析，需要深刻的对历史的洞察，需要长期积累的向善的坚信，更需要静水深流式



的对未来的激情。反之，没有这些激情和坚信，更缺乏对各个阶层感同身受的洞察，电视剧所推出的“现实”就是概念化的。缺乏立体的社会牵连和历史脉络，就会出现一般主旋律农村剧的虚假发展以及与部分农村剧的小品化滑稽。该剧满足了观众久违的梦想期待，它的意蕴已超越了这个小小的山村，映射的是当下散发着多重希望和魅力的社会现实。

《马向阳下乡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还表现在情节要素的设置上。具体体现为纠葛建构的复杂性。仅就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电视剧来讲，其激励事件往往设置为农村的改革或者发展纠葛，政治、社会、经济进程事件构成其情节主线，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其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比如《农民的根》《刘老根》《乡村爱情》《咱们村的年轻人》《野河畔的男子汉》《喜耕田的故事》等，有少数涉及乡村

严峻现实的作品，比如《生存之民工》《民工》《烧锅屯的钟声》等也仅仅是从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关注农村世界颓败的悲剧性，关注农民心灵世界的迷茫与无奈。该剧虽然也涉及“权力重建”、“土地流转”与“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常规事件，但其情节节点展开的关键却是农村人文环境与人的关系变化，激励事件也相应来自于本土的乡村世界被外来新的文化质素打破而产生的碰撞。马向阳身上的文化质素主要表现为自由、轻松、契约精神等。反观大槐树村，是一个仍然遵循祖训、仍然长幼有序、仍然乐在乡歌俚曲、仍然有着大槐树信仰的“世外桃源”，“为子当孝，待人以诚”的祖训既是这个乡村的历史，也是创作者隐然于胸的理想未来。该剧的复杂在于既没有一味倾向于肤浅乐观(比如某些农村剧的小品化方式)，也没有一味表现得压抑、怀旧与悲观(比如《民工》等的苦难模式)，而是借助时代碰撞揭露展示马向阳的选择、村民们的选择，表现时代中普遍化的个体生存困境及其自愈，其纠葛蕴涵的精神维度显然更加宽广。

乡村的魅力还在于复杂现实的妙趣化展现。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在改革和发展的叙事焦虑中形成了或者沉重压抑，或者轻松向上的二元化影像。大概来说，20世纪的作品影像风格冷静沉郁，21世纪以来的作品影像则动感轻松。这两种影像都抓住了乡村图景的一个方面，《马向阳下乡记》则实现了影像调性上的妙趣化融合，在影像形象直感层面的追求轻松灵动，在影像意义感知层面的追求冷静沉郁。这就在乡村的历史沉积和现实图景之间找到了糅合的途径，在土气和时尚之间找到了和现实对话的空间。影像调性的妙趣化展现在光线与色彩方面也有表现，主要表现为高反差与大对比，这在影像完全从属于叙事的电视剧惯例中是比较新鲜的。《马向阳下乡记》善于用光营造气氛，在处理乡村部分的氛围中大胆追求大反差、大光比，亮中有暗，暗中有亮，避免大白光，杜绝一览无余，利用光影暗区精准渲染，用凝重的大色块支撑视觉，让画面背景充满分量感、凝重感，而把画面前景表现得自然灵动、充满清新的生命质感。背景处，蜿蜒的青石板路，是绿树中鳞次栉比的红瓦小屋，是雄关漫漫的长城脚下的袅袅炊烟；前景里，是黑黝黝的肤色，是衣着淡雅的知性周冰，是艳丽夸张的感性林晓霞，是花枝招展的村中西施刘玉娟，是粗朴沧桑的老奶奶等等，带有表现意味的色彩反差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和心态。多彩的人物在厚重的乡土背景上格外鲜明，斑驳陆离、沉静复杂的乡村社会底蕴获得了自然又不时时尚灵动之表现，影像酝酿着缓慢和从容。

所谓的「黄金时代」

□黄颖

10月4日下午终于如愿以偿颇费周折看成了《黄金时代》。之所以这么说，10月1日那天，我家附近的一家影院排了三场，因为有事没看成，谁知第二天就早上排了一场，又错过了。10月3日竟然就没排片了，于是找了另一家影院，一天就排一场，还是在下午。小影厅里就10多人，有3人开演一个多小时后才来，一个多小时后又走了。据说，在其他地方包括一些大城市，《黄金时代》的排片量也很少，一些观众也是没看完就走了。想想毕竟3个小时，又是文艺片。很多人也是冲着导演和明星去的，当然还有萧红。

影片没有超出我的预期，有些蜻蜓点水地囊括了萧红的一生，当然，3个小时写尽一生难免仓促。惟一遗憾的是，依然是有跳脱以萧红颇具争议的爱情经历为主线，据说影片最初的名字叫《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

萧红的一生都在饥饿、贫穷和颠沛流离中，笔者最喜欢影片中萧红认识萧军之后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虽然依然贫穷，但没有病痛和不确定爱情的折磨，当时二萧的爱情处在最好的时候，这时或许是她黄金时代。

两人租了一间旅馆，可穷得连铺盖都租不起。萧军找了家庭教师的工作，赎回之前当掉的两件衣服，带着萧红去吃饭。萧军很土豪地点了两份菜(其实看不出来是菜还是饭)，咣咣放在萧红面前，大衣一掀，坐下，坐下之后又去切了半毛钱的猪肉。萧红身边，有一个老头支了一口锅，里面是肉丸子，老头用一个铲子不断地翻转，每翻一下，就散发出浓郁的肉香，旁边一人买了整整一碗的肉丸子。肉丸子白乎乎的，萧红看得出神，萧军说：“我们再来一个肉丸子吧？”萧红回过神来，整理了一下情绪，正色说：“不用了，你看，我们已经点了这么多菜，而且已经有肉了。”说完，脸对着桌上的菜，但眼睛还是被那口锅里搅动的锅铲牵动着。萧军想了想，说：“还是再来一个肉丸子吧。”又补充：“你看，这个丸子吧，它还带汤儿。”萧红笑了，点点头。很有烟火味的一场戏，很温暖，很恋爱的感觉。贫穷的两个人，怎么表示他爱她，其实就是吃饱穿暖，他把他当掉的棉大衣给她，自己穿毛衣，然后买她爱吃的肉丸子。曾有人采访许鞍华，什么戏最难拍？她说：“恋爱的戏最难拍。因为两个人谈恋爱，无非是看电影、吃饭等，但是你去拍两个人看电影、吃饭，却很难拍出恋爱的感觉。”可这场戏，笔者以为是整个影片中的亮点片段。

后来到了上海，认识鲁迅或许也是萧红的一个黄金时代，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场》。也是在上海，她和萧军的爱情出现了裂缝，至于这段爱情是如何裂变的没有交代，或许也如一般的爱情那样过了最初的甜蜜接下来就是争吵了。

萧红去了日本，影片中第一次出现了“黄金时代”四个字，她躺在地板上，手的影子在墙壁上翻转，她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到，“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其实这时的她是在日本养病，既养病，又养情怀。而在另一端的萧军却和她的朋友暗度陈仓了，经历过爱情和友情背叛的萧红，这是她的黄金时代吗？

与萧军的分手，萧红本人并没有作出解释，她带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这有点讽刺，亦或真是命运的安排，当年她带着别人的孩子跟了萧军，如今又带着萧军的孩子跟了端木蕻良。她的选择，也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影片中说，“我们到底不能共患难”，端木蕻良确实不是一个能担当的男人，影片对二人的着墨不多，但最后端木还是承担起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他回到了萧红身边，直到她逝世，以及料理后事。

《黄金时代》终是难逃文艺片票房不佳的结局，但就像某媒体人说的，在我的生活中，作家和诗人已经不再被推崇，人们只迷恋商业英雄……所以，我们虽然处在一个精彩的中国，却少有顶尖的艺术和大多数人。我常常想问，这样的生活再过20年，人们会重新开始尊重作家和诗人吗？我们会等来文艺复兴吗？还是继续比拼大金链子？

所以，终究我还是喜欢《黄金时代》。

中央电视台2014“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近日揭晓了年度“最美孝心少年”名单。来自吉林的王丹、河南的张俊兄弟，内蒙古的梁睿，甘肃的梁维月，天津的许卓婧，辽宁的钟岳峰，湖南的游柘楠、向娜，安徽的袁德旗，黑龙江的吴金棋共10名少年获得2014年度“最美孝心少年”。同时，徐煜琴、马永恩、刘巧红、赵珊珊、王醇营、朱梅瑞、赵春龙、祁文博、国大海、陈迦南、郭杰、李秋鹏、李鸿昆、金旭、熊丰财、刘姿美、涂梓、解洪义、孙玥、孙阳、孙星、马佩瑶、马小龙共23名少年获得2014年度“特别关注孝心少年”。众里寻你——2014“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已于10月10日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同时播出，接下来还将在财经频道、中文国际频道重播。此外，活动组委会将组织爱心企业为“最美孝心少年”和“特别关注少年”及其家庭提供爱心捐助，帮助孩子们解决学业和生活上的困难。

该公益活动自5月23日启动以来，中央电视台派出多路记者奔赴大江南北，通过对各地生活的扎实融入，对各地“孝心少年”生活的真实记录，生动反映了“孝心少年”们最真实的生活、最真挚的情感，以及他们最质朴的心声。同时，活动组委会采用网络、电话报名、社会推荐等多种方式向全社会征集“孝心少年”事迹，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搜集线索，汇总了近千名优秀“孝心少年”的事迹。经过认真筛选，最终从数百名候选人中推选10名“最美孝心少年”以及23位“特别关注孝心少年”。

活动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少儿频道利用早、中、晚多个时段，在《新闻联播》等重点栏目中大力宣传“孝心少年”事迹。同时，在活动官网，通过图文介绍的方式展播“孝心少年”的事迹。经中国网络电视台统计，多终端累计访问量近3亿次；活动官方微博、微信、微视粉丝覆盖过千万。活动还通过CCTV移动传媒等在公交、铁路及广场大屏幕滚动宣传。CCTV移动传媒共播出活动内容近18小时，覆盖超过6亿人次。

少儿频道还推出了“请到我家来做客”公益活动。邀请了来自8个省份的37名“孝心少年”暑期来京，并在北京征集36个家庭，邀请来京“孝心少年”在家中结对生活一周。“孝心少年”与结对家庭儿童共同生活学习，并参与录制《请到我家来做客》系列特别节目。节目真实记录了孩子们在共同的生活彼此形成的关于人生理念、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良好影响与互补，反映了一周的相处时光给他们留下的珍贵情谊与难忘回忆。

在该活动开展以来的半年里，全国多地掀起了“孝亲”热潮。很多省市开展“孝心少年”相关评选与主题教育活动，许多学校开展了有关“孝心少年”作文大赛和主题演讲比赛，使得“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活动持续升温、发酵。

(央讯)